

□许志杰

据接近赵太侔先生的人讲,他不太爱多说话,满脑子的思想、学问、见闻都付诸自己的实践活动中,有师生就以“闷葫芦”形容这位在山东大学历史上卓有贡献的校长,敬爱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闷葫芦”的首要标志是有事憋在肚子里,不善言语,行为收敛,城府似海深。但翻赵太侔履历,与雅号“闷葫芦”不很合轨的是,他一生所干的事业,基本都要靠“说”来完成。他毕业于北大英语系后,到济南的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员,官费留学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和西洋戏剧,与同校的闻一多、梁实秋、余上沅等一起组织演出中国京剧。学成回国,于北大教书,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做戏剧系主任,1929年6月出任济南实验剧院的院长。想来哪一样工作也离不开“说”,不说站在讲台上干吗?不说咋导演戏剧?尤其是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,将学校带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高地,若只知低头拉车,不能放眼世界,怎知天下大学发展思路与方向?而山大的辉煌又恰恰是赵太侔校长一生最为耀眼之时,至今为山大学子记忆于心。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和40年代中后期,能把一所在民族大劫中挣扎的大学治理有序,使其蓬勃发展,实属不易。梳理总结,后人津津乐道赵太侔的治校大略,诸如成立教授委员会、推行教授治校,其根基还是校长人格魅力中那颗闪烁的“雅量”之星,给人照亮了未来之路。

著名学者朱东润在自传中讲了一个他与赵太侔的故事。抗战胜利不久的1946年2月,被迫停办8年之久的山东大学复原开张。在时隔10年之后,赵太侔再次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。8年啊,一个好端端的大学被遣散停办,师生流落各地,教学仪器、图书损失严重,校舍先后被日军和美军占领。千头万绪,百废待兴,赵太侔着手解决两件大事:收回校舍,安居方可乐业;请回原在山大教书的老师,此乃办学根本。前者,赵太侔请曾在美国留学、工作8年的周钟岐教授为总务长,先期赶赴青岛与美军交涉,办理收回校舍事宜。赵太侔则亲自负责召回教师和广揽名家的工作,此时尚在等待中央大学复校的朱东润上了赵太侔的招揽名单。抗战期间,朱东润一直在播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,战后武大复原,朱东润全家回到南京,接受中大邀请入职任教。就在朱东润等待中央大学正式通知之时,赵太侔校长登门来访,诚邀朱东润出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。在此之前,朱东润曾经接到湖南大学信函,邀其担任该校文学院中文系主任。朱东润说:“当时我知道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六十以上的四人,七十以上的二人。湖南本来以革新、保守各走极端出名,人到六十、七十以上,大约是保守的居多,要我去担任系主任,看来我是干不了的,因此没有同意。”

陪同赵太侔去请朱东润的是伍叔傥,这位伍先生何许人也?伍与赵为北大同学,交情深厚,抗战时期任教重庆大学,战后被聘为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,正是朱东润谋求入职的中文系领导。朱东润自传言之:“这时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来了,他和伍叔傥同学,托叔傥推荐一位中文系主任。伍叔傥照例把我推荐出去。我自己估计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实在非我所长,但是对于中文系的前途,不是没有一些理想的。何况山东大学有一定的学术基础,还是有事可为的。”朱东润对于抗战前的山大中文系应该有些了解,以赵太侔任第一届山大校长期间的中文系为例,那时候就有闻一多、张煦、施崎等人先后担任系主任,聘任教师除上述



▲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图书馆前的赵太侔塑像



▲赵太侔



▲朱东润

三位,还有游国恩、舒舍予(老舍)、姜忠奎、丁山、黄孝纾、闻宥、萧涤非、台静农、沈从文、方令孺等一批年富力强的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助教,外语系还有梁实秋、孙大雨、洪深,学生必修课程多达15门,选修课25门。的确如朱东润所言,不仅有学术基础,还有人才,有大量的事可做。

朱东润想做事,赵太侔需要能做事的人到山大共事,两人一拍即合。朱东润说:“不久以后,山东大学的聘书来了。我约李雁晴、徐中玉同去,同时又约了中大中文系的一位毕业生作为助教。”话说到此,朱东润赴山大任教应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“雁晴”便是著名文献学家李笠的字,其家境贫寒,自学成为文学大家,曾担任广东大学、武汉大学等高校教授,学识渊博,著作等身。徐中玉本科求学于山大中文系(肄业),能回母校就职再续前缘,他是乐成此行的。“事情都商量好了,我有一些安排,行期也定了,可是一天晚上

赵太侔的雅量

【文化杂谈】

我突然发高烧,眼看三两天内是走不得了。”令朱东润没有想到的是,就这么一次小恙,却把他与山东大学一场即将成真的缘遇“烧”成了永久的遗憾。导火索是一位被朱东润隐去了名和字的“王先生”。“赵太侔和我说起,王先生也同去。”“王先生是上次从乐山同船到重庆的,他说,赵太侔约他去当教务长,我想这样也好,工作方面有一些照应。”发烧不退,朱东润感觉一时无法成行,就给住南京丁家桥的王先生写了一封信,告知身体状况,说明自己的想法,一时无法动身,让孩子送信过去。几天后王先生回信,“大意是说赵校长的知遇之恩,不可辜负,希望我仍如期前往。”

就是王先生的这几句话,让朱东润很是反感,难以接受。“可能我的看法不很正确,而且做人的标准也很落后,因此我感到非常激动。我觉得到山东大学去是为了共同的事业,不是做官,因此也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感。至于王先生,他既然是教务长,听到我发高烧,他应当来看我,不是写一张不冷不热的纸条可以交账的。和这样的教务长共事,系主任是无法搞的。因此我把聘书、路费一齐退还山东大学,决定不去了。”

朱东润退聘,当然是他倔强倨傲文人性格的体现,眼里揉不得沙子,是不是也有一些误会会在里边?不得而知。这位“王先生”作为朱东润心中的“山东大学教务长”做事自然不周,朱东润是否有一些强为其难,今日论及已经意义殆尽。好在故事还在延续,赵太侔收到朱东润“退聘”书函,心情可知,毕竟是他亲自登门拜访聘请的,有如此之变是他始料不及的。然而,赵太侔却将私念抛却,以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“闷葫芦”精神,将聘书再寄朱东润,一是作为纪念,二是显示聘任之诚心不泯。翌年之夏,赵太侔到南京公干还专门看望了朱东润,“1947年夏,太侔和我在南京见过面,他说王先生并非有当什么教务长,原来这是自己封的,没有什么根据。”对此,朱东润感叹:“大学之大,无所不有。我真是少见多怪了。”查山大校史,这一时段担任教务长的是杨肇廉先生,这就对上了“王先生并非有当什么教务长”的说法。

一段好“姻缘”被“王先生”搅了,却成就了赵太侔退寄聘书留作纪念的儒林佳话。正是有了赵太侔的如此“雅量”,才使艰难复校后的山东大学人才济济,携手同行,走向赵太侔二度出任山大校长后的又一次辉煌跃升。

□金后子

人的心脏在胸膛里,医院的心脏在哪里?当你走进医院,真正跟它打过交道,就会发现它的心脏不是别处,是手术室。手术室是医院核心的核心,也是医患共同的牵挂。

五岁半的小外孙因腺样体肥大住进省立医院东院。孩子的病中西医都看过,反复论证,当拖得没法再拖时,只能进行手术了。住院后的第二天,小外孙的手术就安排上了。早晨不吃不喝,孩子没有哭,但眼里噙着泪,他躺在手术推车上,在长长的走廊里走着。我边走边看外面的风景,一低头发现孩子也在看,他仰着头,很专注的样子。护工把车头往上摇,透过宽大的玻璃墙面,雨后的天空格外的蓝,有几朵白云悠闲地飘着,一座座高楼扑面而来。看到这些,孩子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。

“怕不怕?”女婿问他。“不怕。”孩子回答。真的感谢医院的设计者,宽宽的走廊把五座大楼串联起来,像一条长长的绸带,让人的心路也能暂时由沉重到轻松。

来到三号楼,老远就看到那蓝色的牌子——手术室,很是醒目。它位于五座楼的核心位置。穿白大褂的人进进出出,步履匆匆。手术室的门是电子控制的,随时闭合,只有在医护人员开门的空隙才能窥见里面的些许场景。门后,便是关于生命起伏跌宕的神秘旅程。

女婿、女儿把孩子送进手术室的门厅,签完字,立马出来了,这是医院的规定。女婿说:“小子说怕,我说男子汉要坚强,他点了点头,掉了两滴眼泪。”女儿的眼里闪着泪花,我的心情也变得异常沉重。这时,听到广播:“各位亲属,请陪护人员到四楼手术等候室等待,有什么信息,大夫第一时间会与您沟通。”

细端详,在手术室的左侧,有一个不大的门,门口同样有一个蓝色的牌子,上面写着“谈话室”。女婿说,这是在手术过程中遇到复杂情况或不确定因素时,大夫与病人亲属沟通的地方,或者说大夫准备几套救治方案供病人亲属选择的地方。

与女婿、女儿来到四楼等候区,黑压压一片人头,我心里有些发毛。好不容易找到空位坐下,电子屏幕上开始显示外孙的名字,提示“正在麻醉中”。半个小时后,滚动的屏幕上又出现了外孙的名字,提示“手术中”…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说不上是焦虑还是惊恐,总想安慰一下女婿、女儿,但还是女婿强作镇定,宽慰道:“事先跟大夫沟通过了,应该没大事,就是小手术。为什么全麻呢?主要是害怕孩子不配合。从麻醉到手术结束需要两个小时左右。”“嗯,不容易,人的一生,从小到大到老,就是与疾病抗争的过程。”我跟女婿说。女儿默不做声,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屏幕。

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,我跟旁边的男子找话聊天:“哪里的?”“枣庄的。”“谁做手术?”“老母亲。”“哎,折折腾腾不容易啊。”“谁说不是呢?来了一个多星期,今天总算做上了。”过了一会儿,男子又说:“俺老娘在当地医院说是胃病,怎么治也不管用,这不,到了省立医院说是心脏病,必须搭桥。”

“四号楼16床王某某的亲属请到谈话室。”听到广播,一位中年男子从座位上猛地弹起,风一样向楼下跑去。过了一会儿,中年人喘着粗气上来了,刚坐下,手脚颤抖,又听到广播:“四号楼16床王某某的亲属请再到谈话室来一下。”中年人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异常复杂,又急火火地往楼下跑。女婿说:“这是遇到事了,医生需要跟他商量。你看屏幕,四十多个操作台同时手术,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。但愿咱别让大夫喊去。”

时间一分一秒地往前挪着,滚动的屏幕上外孙的名字后面,依然显示着“手术中”字样。我们三人都没再说话,心里却似烧着一把火。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,女儿突然指着屏幕大声喊:“看,苏醒中,苏醒中!手术结束了!”心里的石头落地了。我拍了拍女儿的肩膀,轻声说:“没事了,没事了,放心吧。”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又过了近一个小时,听到广播:“五号楼38床的亲属,请到三楼手术室门口接病人。”

我们急忙跑下去等在手术室门口,妻子也赶了过来。小外孙被大夫推出来说:“我一点儿也没睡。”站在一旁的大夫说:“这小子出奇地安静。”我狂跳的心总算慢慢舒缓下来。女儿冲过去轻轻抚摸着外孙的头,为他擦掉脸上还挂着的泪花:“儿子,你真是好样的。”我们都开心地笑了,把孩子围成一颗心的样子。